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规划基

《俄罗斯词汇语料库之词义的动态模

(项目号10YJA740005)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АРАМЕТРЫ ЛЕКСИКИ
THE DYNAMIC MODELS OF LEXICAL SEMANTICS
——LEXICAL SEMANTIC PARAMETERS

蔡 晖◎著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词义的参数化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规划基金项目

《俄罗斯词汇语料库之词义的动态模式及其借鉴价值》

(项目号10YJA740005)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词义的参数化研究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АРАМЕТРЫ ЛЕКСИКИ

THE DYNAMIC MODELS OF
LEXICAL SEMANTICS

——LEXICAL SEMANTIC PARAMETERS

蔡 晖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词义的参数化研究 / 蔡晖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07-08862-8

I. 词… II. ①蔡… III. ①词汇学②语义学 IV. ①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080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装帧设计: 贾德铭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词义的参数化研究

蔡晖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862-8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博士后出站答辩会



作者与导师合影

本项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1 年规划基金项目《俄罗斯词汇语料库之词义的动态模式及其借鉴价值》(项目号为 10YJA740005),北京市教委 2010 年社科重点项目《俄罗斯词汇语料库之动词语义的参数化研究》(项目号为 SZ201010028011),北京市 2010 年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俄语动词语义扩散的模式化研究》(项目号为 PHR2010080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 容 简 介

Е. В. Падучева (E. V. Paducheva)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旨在以参数化的方法揭示词义变化的内在机制, 探寻词义变化与题元结构变化之间的参数性联系, 也就是词义在历时中的变化反而可以在词义的共时层面上得到反映。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研究颠覆了多义词研究的传统方法, 更新了一系列传统理念。Е. В. Падучева 在自己的研究中吸收并整合观念结构、语义场、推涵、句法分布和语境意义等思想, 并以不同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 抽象并概括出制约词义衍生总的原则, 成为当代语义学研究中令人瞩目的新范式。

词义动态模式的研究基于所认定的两个基本前提: 语言词汇结构的系统性和语言的多义属性。词义变化的产生的丰富内容要求语言学家用系统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并且这样的研究必应满足两个要求: 有对语义现状作出解释的能力和对语义发展进行预测的能力。也就是说, 从纷繁复杂的语义现象中揭示出语义演变的基本规律性, 这种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复现性和能产性, 它不仅适用于某主题类别的某些词, 而且还能辐射到同语义类别的其他词语。词义的动态模式中, 上述任务是通过语义参数化实现的。

词义的动态模式研究反映了当代语义研究的词典化倾向, 是语言研究同语言应用 (特别是计算机语言处理) 结合日益密切的

2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产物。E. B. Падучева 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继承和发展莫斯科语义学派相关成就的基础上,吸收了 N. Chomsky、G. Lakoff、L. Talmy、R. Langacker 等西方语言学家的有益思想,借鉴了 A. Wierzbicka 富有创意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词义表征的系统化研究。立足本体,博采众家之长,使她在词义研究的许多方面表现出创新和独到之处。

本书对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的主要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阐释,对该理论的借鉴价值和创新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在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的框架下,我们试图客观、深入地剖析词义变化的原因和机制;系统阐释影响词义变化的语义参数,探讨语义要素的焦点位阶对释义和搭配的影响。同时,运用该理论对俄语声响类动词、运动类动词和覆盖类动词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书由绪论、八章、结束语、参考文献、俄汉术语对照表组成。

绪论部分介绍课题的研究对象、背景、新意和现实性、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课题研究的方法及其理论基础;

第一章:简要总结俄语词义衍生机制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俄语动词语义衍生机制的研究现状,介绍主要学者的研究及其观点;

第二章:系统介绍和评述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概述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的研究背景和主要内容,详细评述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的新意和借鉴价值;

第三章:全面介绍并阐释词义变化过程中所涉及的四个语义参数:动词的分类范畴,动词的主题类别,参项的角色配位和参项的分类类别;

第四章:从述位突显和主位突显两个方面分析词汇语义要素的焦点位阶及其对搭配的影响;

第五章:从语言的观念化现实出发阐释转喻机制(包括换喻机制和隐喻机制)的内涵;在词义研究的参数化框架下揭示动词语义

衍生的转喻机制;

第六章——第八章: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的实证部分。探讨声响动词有规律的多义聚合体;运动动词衍生的静态语义和覆盖类动词语义的规律性变化,揭示语义变化的参数化机制。

结束语:全面概括课题研究的成果和得出的结论,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明确今后研究的重点及有待进一步研发的课题。

关键词:俄语 词义 动态模式 语义衍生 语义参数

序 言

众所周知,一词多义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然而多义词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同义词。后者是多词一义,确切说,是接近同一意义。重视同义词研究可能与结构主义关注差异有关。F. de Saussure 有句名言:“语言中只有差别。”结构主义学者力图找出同义词之间最细微的差别,并把它们当作语义上的区分性特征。这种研究对掌握语言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多义词内部的差异更细微、更隐蔽。当一个词每次新使用时,都有语义变化,但这些变化却是在同一语音外壳下发生的,不涉及更换能指问题。交际者对某些似有若无的语义变迁,或视而不见,或觉而不察,因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当语义差异明显,不得不在词典中作为独立义项标出时,辞书编纂者往往把它们看作同一语义常体的变体,即各种转喻用法(换喻、隐喻、提喻,以及夸大、缩小、逆喻等)导致一个常体语义演化形成的结果。但实践中很难把所有的语义变迁归结为一个常体的衍生物。严格讲,在没有穷尽所有用法(即找出全部可能变异形式)之前,常体-变体理论是无法验证的。有的学者持另一种极端意见,认为一义一词,没有多义词。А. А. Потебня 就说过:“词义中最细微的变化都使它变成另一个词。”(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990 :386) 近代对多义词有影响的学

2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说还有 L. Wittgenstein 的“家族相似说”。但各种用法在哪些方面以及因何相似,均语焉不详,失之空泛。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Е. В. Падучева 对其的评论是“在 Langacker 1987 年的书及其后一系列认知语言学的著作中建议把各种意义联结在一起的办法是,赋予整个词一个认知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下就规定了所有意义,单却不描写任何一个实际意义”(Е. В. Падучева, 2004: 16)。此后,上述学说的大多数信奉者凭借精心编造或信手拈来的例子宣示家族相似论或认知结构说,却很少有人按照这些观点系统地、切实地描述具体的多义词。

在这种情况下,蔡晖博士的专著《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展示出对多义词的另类研究途径。该书反映了俄语词库《辞书人》(原文为«Лексикограф»,译名是我暂拟的)一些学者的某些观点。在我看来,他们博采众家之长,使“家族相似”的构想化为现实,而且吸取并发扬了认知语言学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在继承创新的同时,又脚踏实地、系统地搜集整理、描述、阐释语料。蔡晖博士在深入研读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Г. И. Кустова, Д. О.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等人的著作后,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心得,写出这部有创意的书。关于这种新研究方向的理论意义,作者在绪论中概括为六条,对每条都作了言简意赅、剖析深入的阐发。本书又专辟三章,描述了三类词汇语义模式,证实了新理论的可行性与解释力。这样,留给序言作者发挥的空间已经不多了。我只想做三点补充,以期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此书,并与作者共勉,使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得以发扬光大。

首先,本书中采用的动态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时研究。后者是通过历史比较方法,探索、描写语言要素在系统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其目的在于发现这些要素的发展规律,恢复建构语言的历史。它面向过去,且与共时描写相对立:同一语素变化前后

的形式和意义是不能同时共存的。而本书涉及的是一种衍生关系的研究。如果说构词法描写的是词汇衍生,生成语法探讨的是句法形式的衍生,那么,此书研究的是一词之内的语义衍生。所有这些研究都致力于探讨如何从初始单位派生出新生的单位,通过规则、模式、形式化、程序化等方法把衍生的理据、条件、环节、派生手段加以概括,形成动态发展模型,塞尔维亚学者 E. P. Курирович 称之为衍生活动的共时重建。当然,这里的共时不意味同一时间点,而是 F. de. Saussure 所说的“稍稍长的特异共时”,可以说衍生现象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变化。重建的目的就初始单位而言,在于分析其意义、结构、功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发生什么性质的变化,从而预见其衍生的方向,甚至后果;就衍生单位而言,当人们初次遇到它,特别当它是新的句子形式、新词、新义时,可以重建衍生过程,联想初始单位,在由旧到新的先后顺序中,蕴含着因果关系,可从中得出有理据的解释。由于衍生关系是在广义的共时内发生的,因此不难找到初始单位,从而容易验证解释的正确性。这样,词汇动态研究,重建语义衍生历史,面对的是共时现状,甚至涉及可预见的未来。可见它在研究的方法、目的及与共时的关系方面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历时研究。

词汇研究时所持的系统观是本书的另一特点。作者在本书 10 页引用了 E. B. Падучева 的话:“我们的目的与其说是充分描写单个词语,不如说是揭示作为整体词汇的内在结构。原先提出的任务就是要理解,就什么意义而言,词汇可以视为系统。”在本书中多义词自身的诸意义总和形成了一个有先后顺序,有等级层次的系统,而不再是罗列义项的清单。每个词的微型系统被当作词内的语义聚合体,从一个意义可衍生出另一个意义,就像词形变化聚合体那样,能从一个语法形式引申出另一个形式。有人提出,所有意义演变的总和可构成“词汇语法”,“词汇语法”这一富有创意的

4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想法就是建立在词汇系统性基础之上的。

显然,词汇系统性不仅仅体现于单个、分散、孤立的多义词的结构中。为此《辞书人》研究者确立了一些词义参数。Е. В. Падучева 解释说,所谓“词义参数是一种特征,根据它把词集合为大的类别,每个类别中的诸词在语言运作上有着不寻常的相似性。一个词烛照另一个词,从而使人觉察其前此未被注意的性能”(Е. В. Падучева, 2004: 523)。举例来说,《80 年语法》(句法部分)139 页上有一句 Твардовский 的诗: Молоко звенит в посуду, Бьет рогами в стену. 并认为许多像 звенит в посуду 一类的词汇-语义结合,无法从词的词汇-语法性能方面解释,只能说是词在句中的意思增生。但按照本书的观点,在 Загребел старик с лестницы, Колеса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о скрежетали по щебню 等同一类发声动词用法的烛照下,完全可从 звенить 语义衍生角度,解释它由表示主体发出声响转表发声主体的运动,并可与表方向的 в посуду 搭配,即“牛奶哗哗地流入食具”(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对动词来说,这样的参数有四:动词的“分类范畴”,“主题类别”,“角色配位”,“参项分类类别”。Е. В. Падучева 说:“它们(指描述作为整体动词词汇的参数——引者注)保证了对词义的系统性研究,可以作为构建词内语义聚合体的基础。”(Е. В. Падучева, 2004: 19)本书对这些参数的内容作了详尽描述,不宜赘述。我只想说明一下,它们为什么叫做词汇语义参数,以及一些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一个动词的范畴属性是其语义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根据它,把动词划入表示动作、活动、过程、状态、事件、事变等不同的分类范畴。严格讲,称分类范畴为参数是一种换喻性用法,即以分类的结果代替分类所依据的参数——范畴属性,而后者才是动词词汇语义的特征。读者应花些精力熟悉 Z. Vendler, Е. В. Падучева,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在范畴分类上的观点,才容易理解相

关的语义变化。主题类别参数也是换喻性说法,实际的参数是语义中体现某类主体的要素。一个词义往往有许多要素,故可划入不同类别,只能根据初始意义的主导要素划入相应的主题类别。各主题类别是进行多义词研究的平台,以其为对象,构筑相关的动态语义模式*。我想着重谈一下把“角色配位”与“参项分类”叫做动词词汇语义的依据。这两个参数都与题元有关。在通过动词将现实观念化时,前者指各题元被配置于在重要程度上有差异的句法位置,后者指作为观念结构参项的题元因属于不同类别而显示出的性质差异。这两类差异都与动词的语义密切相关。Н. Д. Арутюнова说:“近年来大量研究证明,动词的语义与题元的性能密切相关,它经常把题元(含疏状词)的意义包括在自身之内,因此动词意义不是单一的。”(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8:39)举例来说,Вода течет вниз. (水往下流)动词 *течь* 的“流动”意义中还应包括主体是液态或气态物质,甚至疏状词所表示的方向意义。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把“角色配位”和“参项分类”看作词汇-语义参数了。Н. Д. Арутюнова说:“在谓词(动词)的意义中已能预感到句法联系的类型”(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8:47)。резать 初始意义“切割”的句法联系大致体现为 *Мать резала хлеб ножом на части*. 其施事题元应为人,受事题元应属于被当作整体,且可被分割的固态事物,两者分别处于主、客体的中心位置,其核心语义还应包括对处于边缘句法地位工具题元的要求:一般应是坚硬有锋利边刃的器械;最后,还可有表示动作结果的题元:把受事切割为几部分。若从范畴属性来看,резать 是作为施事有意识进行可控动作,它以达到预期结果为目的。从主题意义来看,резать 属于物理性的导致客体变形的动作 (физическое действие

* 关于主题类别划分的依据及其与建构要素的关系见蔡晖的论文,载《中国俄语教学》2010年第2期。

6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деформации)。以上是从四个词汇-语义参数角度对初始动词进行描述。不仅如此,它们在某些类别词汇中有序的、相似的变化,导致在相应范围的多义词内出现有规律的语义衍生。

最后,谈一点有关观念化的意见。它与语义衍生密切相关。Ю. Д. Апресян 指出:“每个自然语言都反映感知和组织世界的一种方式。”他称此为世界的观念化。(Ю. Д. Апресян, 1995 II :350) 语句中呈现出的是通过观念化创造的有关世界片断的情景,而不是所谓原生态的现实。G. Frege 像区分词的意义和指称那样,把与语句物质部分相对应的内容叫做意思(смысл),当后者与情景相对应时,则称为观念(концепт)。Е. В. Падучева 等人认为无法研究观念与未经形式化的现实的关系,转而主张描写与同一情景对应的诸观念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多义词内,当把对应同一情景的重点,从动词的一个题元转到另一个题元,或者从动词的一个语义要素转向另一要素,就意味着对同一现实片断观念化上有差异,因为“感知、组织世界的方式”变了。《辞书人》的研究者们成功地采用认知语言学前景与背景的学说,摆脱了传统实际切分理论的限制,不再认为语句只能聚焦于述位(рема),主张在未投入使用之前的句子中,各题元已有显隐之分,主次之别,形成在语义上、句法上的等级差别。以最常体现 резать 初始意义的句子为例:Мать резала мясо. 符合前述要求的主客体 мать 与 мясо 均处于中心位置,不言而喻的工具题元则隐退于话语之外。当强调 резать 是活动时(деятельность,指可控动作的进程),则表示结果的部分也可能被隐去。试比较强调结果表事件(событие)的完成体动作:Мать порезала мясо на мелкие части. 在下述例句中,结果题元的出现,表示对活动的评估:Мама, ты режешь на слишком мелкие части! 而 Мать резала мясо тупым ножом 题元“钝刀”出现,通过它描述切肉的活动。当说 Нож резал плохо, у матери вся рука

в мозолях(刀不好切,母亲满手掌都磨出茧子了),工具 нож 已提到中心地位,成为关注重点所在的主体,真正的施事 мать,仅在后续句子中出现,暗示它是前句中的组成要素,受事因所指的客体显得无关紧要而从句中彻底消失。此时 резал 也由初始的活动意义,转变为无意识的过程(процесс)了。至于句子 Нож плохо режет 中的 режет 则进一步转表“性能”,工具成为唯一题元,其他题元也因与“性能”关系不大,而被忽略不计了。当说 Нож только режет бумагу. бумага 也不一定是实际发生情景中的客体,只是通过最容易裁割的纸,说明工具的切割性能很差。除最后一例之外,其余各句的题元均相同,但在上述按前后顺序出现的例句中,工具题元由隐至显,其地位由边缘到中心,而其余题元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聚焦题元的更动,意味着感知、组织世界的方式不同,也被看做语义衍生的标志或推力。

另一类导致语义衍生的现象与题元角色配位无关,一个语义往往有着几个要素,具体句子有选择地凸显其中一个,从而实现聚焦重点的转移,以下是本书中的两组例子:Через минуту кофе будет здесь 与 Кофе будет через минуту 及 Где тарыхтит мотоцикл 及 Мотоцикл тарыхтел по пыльной дороге(分别引自本书 78 页及 163 页)两组例句中都只有一个主体题元,语义衍生与其无关。第一组前句中的 быть 表示位置,在这里表移至。“过一分钟咖啡就送到这里”;后句 быть 表示存在或开始出现,指咖啡从原料到饮料成品。“过一分钟咖啡就煮好。”在第二组中前后句的动词分别表示摩托车发出的声音与摩托车的运转跑动。有时,原来语义的蕴涵(импликация 或称推涵 инференция)部分变成主要的陈述部分,由可能联想到的要素成为被凸显的要素。在带前缀 про-的运动动词中,如 Мы сейчас проехали город N,其语义除表示经过某地外,都可能有蕴涵“与该地接触”,一般情况下,该

8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

蕴涵由于不是语义必要组成要素,往往被忽略。但在 Мы проехали город N, — теперь придется назад пешком. 这一复句中,后一分句表示曾预期与 N 城接触,甚至停留。该蕴涵与“路过不停”相抵牾,于是衍生出表预期落空的语义——“错过”。作为词汇语义组成部分,在范畴属性方面也可能产生类似的重点转移,且与聚焦题元无关。如 Дверь вчера починили 与 Дверь сейчас починили. 前句中动词强调“门昨天修完了”的事件(событие);后者则强调“门现在修好了”的状态(состояние)。书中有一生动的例子 Камни заваливают вход в ущелье(142 页)动词可表动态过程:“许多落下的石头正阻断峡谷的入口”,也可表示静止状态:“许多(静卧的)石头堵住入口”。而主语若换为单数,动词则只能表状态。这类现象与题元等级变化无关,由于没有语义衍生题元方面的标志,凸显意义不同组成部分(含分类范畴)的变化,就更难于觉察把握,也是语义衍生动态研究应着力之处。

当然,参项分类的变迁与语义衍生的相关度更大。再回到 резать 这一例词来,当其初始意义表示可控的、物理性致使客体变形的动作时,其相关的题元参项都应属于特定的类别。对此,前面已有扼要描述。以下该词的各衍生语义都与参项分类性质改变相关:Мастер режет крест из металла;Каменщик режет орнамент на камне. 客体不再是作为切割对象的整体事物,而属于所谓形象(образ)类,резать 则相应地由使客体变形的动作转为产生结果的创造动作:“雕出”、“刻出”十字架和花纹,但却保留动作的物理性质。Мать порезала себе ломоть хлеба. 客体 ломоть 是从整体 хлеба 切削下来的结果,通过这一过渡环节,出现由非物质的实体(сущность)衍生的意义表示的客体相搭配:резать смету,плату “削减预算、开支”,此时 резать 已具有隐喻性质,从物理动作转而表示社会行为:从客体中削减一部分。Серая дорога резала поле;

Шляпа режет лоб. 句中主体不再是人,动词相应地由动作转为表状态,但却隐喻性地保留使整体分割为部分:“灰色的道路将田野一分为二”,“礼帽遮住半个额头”。Веревка режет руку; Воротник режет ему шею. “切割”初始意义以活物为切割对象时,常有蕴涵“引发疼痛”。这两个句子中的主体已非人,而是物,而客体则属于“人体部分”(часть тела),上述蕴涵已成为上述两句新语义的主要部分,动词表示不受意志控制引起疼痛的过程:“绳子勒手”、“衣领磨脖子”。由此进一步衍生出无人称用法:Под мышкой режет; В животе режет. 表示腋下或肚中疼如刀割。当 резать 的客体为人或其他活物时,经常有另一联想到的蕴涵“宰割,切割致死”,在下述句子中它变为新衍生的语义,如 Подготовка идет полным ходом. Погода только режет нас (Голин); Волки режут овец. 两句中的动词已分别夸张地或如实地表示“致死”:前句的意思是“气候要我们的命”;后句则是“狼咬死羊”。类似的语义衍生还可能以其他形式发展下去。

本段前半部分所说的聚焦一个动词的不同题元或意义要素,涉及的是对应于同一情景的有差异的观念,这种动词衍生意义所产生的变化很细微。后半部分涉及参项类别改变,已不符合动词初始意义对相应题元的要求,像“政府削弱预算”、“礼帽遮住半个前额”、“绳子勒手”语义变化明显,已难与“母亲切肉”算作一个情景了。但在将上述种种现实片断观念化的过程中却都使用 резать 一词,通过其初始语义中各个要素,包括可能联想到的蕴涵,创造了上述这些情景。在交际者对 резать 的认知结构中以上各要素都有联系。正是体现俄罗斯语言民族特点的观念化方式,把相同和不同情景联结在一起,并可通过动词动态模式加以说明,与此同时,还保证了词内诸语义的统一,使其成一个微型系统。

我国俄语界中,蔡晖博士是第一位以新角度、新方法研究多义